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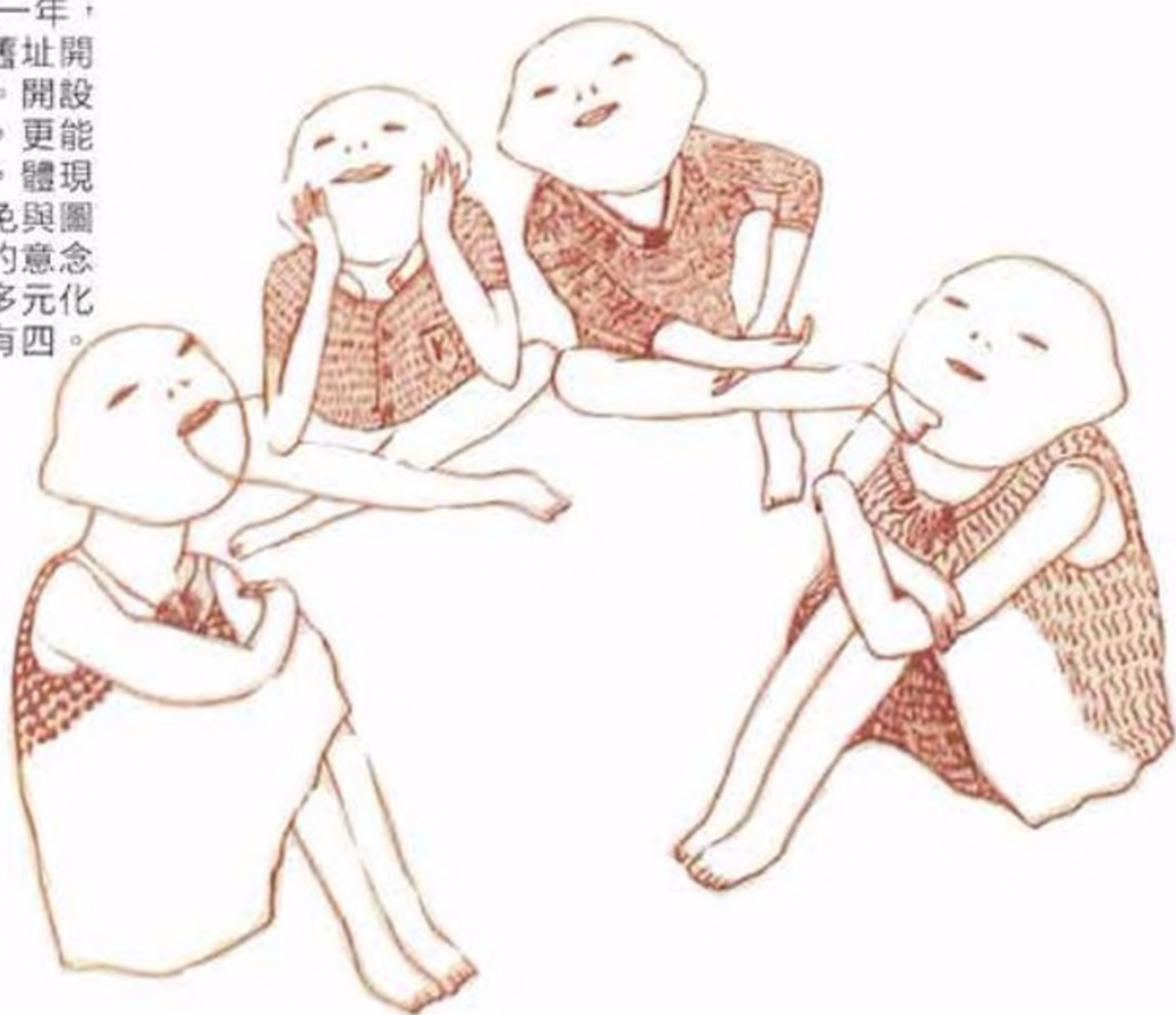
投稿

大學中的 綠洲——嶺南書室 的想像

自嶺南書店在二零一四年十月結業起，位於新教學大樓的書店舊址便一直懸空。宏觀世界各地，眾多知名的大學亦有於校園裡設立書店，除了出售大學出版的書籍外，也會出售一些較坊間學術性高的書籍。書室是大學的文化靈魂，那裡可以聚集不同學系的學生交流思想和意見，想像不只困在課室的框框中，而是踏前一步，讓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在書室內實現，以一本書結緣。

以往嶺南書店一直與鄺森活圖書館並行，角色有時難免重疊。而書店的結業更令學校的一個公共空間空置超過一年，因此，我們建議能於嶺南書店的舊址開設一間書室，並由同學親手經營。開設書室可提供一個舒適的閱讀空間，更能讓師生互相交流和討論學術意見，體現嶺南的博雅教育。而書室為了避免與圖書館有所重疊，希望能從計劃中的意念、目標、角色以及營運上展現出多元化的面貌。而設置書室的主要目的有四。

文：陳皮檸檬
排：OI



一、活化公共空間

對比本港其他大學，嶺南大學的面積顯然較小，縱然土地面積大小並不影響嶺南大學的發展，但校內的可用空間卻明顯未有盡用，更加沒有多餘的土地可以浪費，偏偏嶺南大學校內的眾多公共空間卻未被充分利用，除了使用率較高的電腦室和圖書館外，戶外休憩空間、自修室等公共空間一直都未受人重視，沒有多加善用，造成土地浪費，變相浪費公共資源。懸空近一年多的嶺南書店舊址便是當中的表表者，該舊址毗鄰人流較多的天幕和泰寧堂，接連社區學院與本部，若該舊址能加以利用，定能令更多學生獲益。我們認為公共空間使用率長期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校內人士缺乏意識去善用公共空間，他們往往路過公共空間也絕少停留，一方面是環境因素，例如戶外蚊患嚴重，減少同學前往的意慾，另一方面是學生大多有住宿，擁有較多的私人空間，變相令學生會較渴望回到自己的安舒區，再加上嶺南大學內的公共空間沒有一個提供思想交流的空間的選擇。雖然圖書館也可以提供相似的功能，但是圖書館的空間設計是書本與討論分開的，再加上預約會議室的手續繁複，變相拉遠了書本與討論的關係，也令難以吸引學生即興前往或是只逗留短時間去與其他人作交流。因此，我們更希望能建立一個開放的書本與思想緊密連結的公共空間，凝聚師生在這空間裡進行互動和交流。

二、打造文化空間

一個城市的文化空間既包含了狹義的「文學」與「藝術」的場地與空間，也包括了廣義的歷史、知識和權力關係等。「文化空間」本身難以單純透過描述城市的設施來呈現，因為外在的環境對城市的「文化空間」的影響並不是主要因素，而在於它內在的氣氛和整個城市的精神才是最重要的。從以上的觀點來觀看嶺南校園的文化空間，縱然嶺南內有不少閒置的公共空間，但卻沒有盡用這些空間來塑造成一個理想文化空間。

或者說，嶺南有很多作為理想的文化空間的地方，但關乎文化內在精神的展現則不如想像般多。作為一所高等教育學院，它對城市文化空間無疑帶有一種不可分割的關係。當然，作為嶺南校內的書室，最重要是透過書室的建成，能夠讓同學買到適合的書本，也舉辦各類與文藝相關的活動。除了推廣文學與文化外，也希望以此提高同學的素質和人文修養。



四、體現博雅精神

人文精神一直被本校所推崇，博雅大學的精粹，就是著重學生與老師的互動，讓互動作為大學教學的一環，為了達致這個目的，課內的課堂固之然重要，但若我們能把這教學的意義引伸到課堂之外，老師與學生之間的教學並不只於學科範疇內，更是達到身教，以生命影響生命，把教學的目的達到最大化，而書室所提供的人文學習公共空間正正能體現出這點。另外，書室也可以開拓學生的國際視野，由於書室內提供了不同地方的文化和知識，讓學生能在認知層面上擴闊對世界的想像。本校一直希望成為國際間認可、享譽國際的博雅學府，借鑑知名博雅學院，鮑登學院，該院校極為注重閱讀風氣，讓學生具有明辨真理、思考及表達能力。作為本校學生，盼為本校訂立的目標作出貢獻，由本校學生成立及營運的書室則正能把博雅精神實踐出來。書室的獨有之處是擔任師生與大眾交流的平台，藉著各種的文化活動，讓不同學系的同學有機會聯繫起來，創造一個多元文化空間。

三、宣揚閱讀風氣

現時甚少同學有閱讀的習慣，他們大多只會到圖書館借閱與學科有關的書籍，不會主動去借閱文學類甚至流行小說，因此，同學較少討論有關閱讀、書本的話題。事實上，缺少與人有思想上的交流和衝擊，同學難免會在知識層面上固步自封，更甚者會失去探求新知識的動力，實在有違教學的初衷。透過成立書室，我們希望推廣更多來自不同地方文化、不同種類的人文書籍，鼓勵同學多作思想和閱讀的交流、主動探求新知識。



作為以往文社的莊員，我們都曾經舉辦過活動、講座，亦體會到它們的限制。很多時候我們渴望舉辦一些活動，希望能在嶺南文社的莊期內通通達成，但一年時間太短，我們亦需要處理各種冗長的報告和計劃、場地的溝通或是尋找下庄等行政事宜，推廣文學文化的初衷，變成不存在的事物了。有些活動，是這一年來在嶺南文社未及做好的，但我們仍希望在這一切限制、商業化的空間中堅持自己的信念。我們用了許多的時間從事繁瑣的工作，舉辦不同面貌的活動，討論在校園內推廣文學文化的種種可能。在庄期期間，想了很多在上庄前沒想過的問題，怎樣為會員謀求福祉、怎樣達成文社宗旨——以文會友。但是一年時間匆匆，能做到的不多，除了在庄期舉辦有限的活動，除了庄員之間的關係緊密，其他學生／會員之間的連結好像是斷斷續續的，因此我們想像一個特定的空間，讓人可以停下步來，真正分享自己，讓更多的聯繫可以在這地方發生、延續，然後一直一直維持下去。

想了很多，也清楚不下手行動也終究流於想像。於是，便放手幹了。